漢書藝文志條理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史本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按此傳全取淮南王離騷傳文所謂旦受詔食時上者也

本書人表第二等上中仁人屈原梁玉繩曰屈原始見楚辭卜居字原名平離騷所謂皇攷伯庸名余正則字余靈均者也爲楚三閭大夫故稱曰三閭亦曰原生亦曰屈子以正月庚寅日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死唐昭宗天祐元年封爲昭靈侯宋元豐六年改封忠潔侯後又封清烈公元延祐五年加封忠節清烈公

後漢校書郎王逸楚辭章句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劉歆七略曰孝宣皇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辭被公年衰母老每一誦輒與粥按此似有訛誤王褒傳云宣帝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又一引作衰母老作年衰母老疑是年衰母老不可知已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楚辭王逸序曰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洪興祖以爲非屈原作今案漢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謂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游卜居漁父各一篇凡二十五篇洪說是也

按景差有大招而七略無景差賦蓋當時劉中壘別集爲楚辭進呈已在楚辭十六卷中七略亦偶有所遺也又劉氏集楚辭有東方朔七諫七略亦無其賦

唐勒賦四篇楚人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本書人表第六等中下唐勒宋玉纜曰唐勒惟見史記屈原傳通志氏族略云楚滅唐子孫以唐爲氏宋洪邁容齋五筆云西京雜記霍光曰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以先生者爲長唐勒有子曰正夫事見于此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唐勒楚人事頃襄王爲大夫水經汝水注引唐勒奏土論按奏土論佚在此四篇之外者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本書地理志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

本書人表第五等中中宋玉梁玉繩曰宋玉始見史屈原傳鄢人屈原弟子體貌閑麗楚襄王稱爲先生冢在唐州北陽縣

隋志集部別集篇楚大夫宋玉集三卷唐經籍志楚宋玉集二卷藝文志同（按隋唐志所載此是別本與漢志著錄不同然漢志所載賦亦在其間故并及之耳）

洪邁容齋三筆曰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卽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眞得詩人風化之本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攻其質則非是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宋玉鄢人師事屈平爲頃襄王大夫有集三卷按漢藝文志宋玉賦十六篇今存者風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釣賦笛賦九辯招魂凡十一篇對楚王問高唐對不在此數如九辯爲九篇則多出漢志三篇所未詳也或云笛賦有宋意送荆卿之語非宋玉作

趙幽王賦一篇

本書諸侯王表趙幽王友高帝子高帝十一年三月丙寅立爲淮陽王二年徙趙十四年高后七年自殺（高后紀七年春正月趙王友幽死于邸）

本書高五王傳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

四年友以諸呂爲后不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于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士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旣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死以民禮葬長安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本書地理志始楚屈原作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按本志無鄒陽賦疑在本四篇諸雜賦中

本書鄒陽傳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陰有邪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于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王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

王逸楚辭章句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游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洪興祖曰忌會稽吳人本姓莊當時尊尙號夫子避漢明帝諱改曰嚴一云名忌字夫子

賈誼賦七篇

賈誼有書五十八篇見諸子儒家

史記屈原賈誼列傳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

屈原又曰賈生爲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

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劉向別錄賈生弔屈原賦因以自論自恨也

王逸楚辭章句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爲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而無終也

隋書經籍志梁又有賈誼集四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前漢賈誼集二卷藝文志同

王氏攷證朱文公曰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才俯就騷律所出三篇惜誓弔屈原賦服賦皆非一時諸人所及古文苑有旱雲箾虡賦

枚乘賦九篇

本書列傳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及吳與六國反以誅鼂錯爲名漢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令罷兵疾歸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枚乘集二卷唐藝文志一卷宋史藝文志一卷

王氏攷證文選有七發文選注引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訣賦古文苑有梁王菟園賦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西京雜記初學記有枚乘柳賦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司馬相如有凡將篇見六藝小學家又有荆軻論見諸子雜家

史漢本傳相如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上讀子虛賦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詞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嘗從上至長楊獵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見上好仙因奏大人賦

隋書經籍志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成文上脫孝字唐經籍志司馬相如集二卷又總集類上林賦一卷唐藝文志並同

嚴可均鐵橋漫稿司馬長卿集輯本序曰漢志長卿賦二十九篇今存子虛上林哀秦二世大人長門美人六賦偏索羣書惟得魏都賦張載注引梨賦一句北堂書鈔引魚葅賦有題無文餘二十一賦莫攷又曰三百篇後屈原爲辭賦之宗宋玉退之長卿與宋玉在伯仲之間揚子雲云如孔氏之門用賦也相如入室此爲定論然而長卿不徒以詞賦見後世鮮有知之者蜀志秦宓與王商書云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

于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于其世如宓此言蜀地經師長顧為鼻祖而史漢敘儒林授受不一及之以辭賦擅其名耳古之振奇人文章必從經出故援蜀志以發其端按長卿以辭賦名家不事治經亦莫詳其所授受故本傳及儒林傳不載其事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安有內外篇見諸子雜家

本傳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

劉向別錄曰淮南王有熏籠賦

隋書經籍志漢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漢淮南王集二卷藝文志淮南王安集二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藝文類聚六十九初學記二十五太平御覽七百一並引淮南王屏風賦

按七略六藝樂家有淮南王琴頌班氏出之或在此八十二篇中楚辭中有橘頌頌亦賦之支流也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本書地理志始楚屈原作離騷諸賦後有宋玉唐勒漢興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

王逸楚辭章句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故作招隱士之賦

按王叔師當東漢中葉及見是書其言分造辭賦以類相從小雅大雅云云殆即謂此書以大山小山分綱而又各從其類敗今可見者唯楚辭錄存一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孔臧有書十篇見諸子儒家

連叢子曰臧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唐經籍志孔臧集二卷藝文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目孔叢子連叢上篇載孔臧諫格虎賦楊柳賦鴞賦蓼蟲賦四篇此部所評不在

二十篇之內是也

陽丘侯劉假賦十九篇

本書王子侯表陽丘共侯安齊悼惠王子按齊悼惠王肥高帝子也孝文四年封十二年薨孝文十六年侯假嗣十一年孝景四年坐出國界削爲司寇

吾邱壽王賦十五篇

吾邱壽王有書六篇見諸子儒家

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光祿大夫吾邱壽王集二卷亡

王氏攷證藝文類有枚皋上吾邱驃騎論功論而賦不傳

蔡甲賦一篇

蔡甲始末未詳

按宣帝時有蔡癸見諸子農家豈其族歟

又按自司馬相如至此凡七家皆武帝時人而列于武帝之前者當時必有其義姑仍舊
以生卒先後爲次不必以尊卑論也

上所自造賦二篇

顏氏集注曰武帝也（按此顏氏本注）

本紀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
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
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漢武故事曰上好辭賦每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
即成初不留思相如造遲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
相如曰于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也

隋書經籍志漢武帝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漢武帝集二卷藝文志同

王氏考證外戚傳有傷悼李夫人賦文選有秋風辭溝洫志有瓠子之歌二章（按以上武帝之賦可攷見者雖此一章別詳予拾補）

何義門讀書記曰上所自造賦不以冠趙幽王之上而介于齊王兒寬之中此漢人所以近古也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臣工稱當代之君則曰上劉向爲成帝時人其去孝武之世遠矣竊意上所自造字必武帝時人標目劉向從而著之

兒寬賦二篇

兒寬有書九篇見諸子儒家

班固兩都賦序曰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常孔臧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本書劉向傳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

又王褒傳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高材劉向張子僑等待詔金馬門（劉向別錄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僑正其字）

又東平思王傳王事太后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元帝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諭意（師古曰蟜字或作僑）

按張子僑仕履參考史傳乃宣帝時始與劉王等待詔金馬門後爲黃門郎元帝時爲太中大夫至光祿大夫其賦著錄三篇今無一傳

陽城侯劉德賦九篇

本書恩澤侯表陽城繆侯劉德以宗正關內侯行謹重爲宗室率侯宣帝地節四年三月甲寅封十年薨五鳳二年節侯安民嗣

本書楚元王傳元王子紅侯富富子宗正辟彊辟彊子德字路（宋祁曰路下疑有叔字）少脩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初爲中正丞徒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爲宗正免爲庶人召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僞黃金當伏法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制曰賜諡繆侯

劉向賦三十三篇

劉向有五行傳記見六藝尚書家又有所序六十七篇見諸子儒家又有老子說見道家

本書楚元王附傳向本名更生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

七略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向有合賦有麒麟角杖賦有行過江上弋鴈賦行弋賦弋雌得雄賦

王逸楚辭章句曰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念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也

隋書經籍志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唐經籍志劉向集五卷藝文志同宋史志同

黃氏日抄曰楚元王以好學禮賢開國故戊雖以叛誅而辟彊德向皆世濟其美漢之宗英于斯爲盛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古文苑有劉向請雨華山賦文選注有雅琴賦七條圍棋賦四語楚辭有九歎又按向有麒麟角杖賦芳松枕賦合賦等篇今並亡

按七略樂家有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班氏出之或在此三十三篇中文選張協雜詩注引劉向七言

王褒賦十六篇

本書列傳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迺徵褒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其意令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頌之擢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詔使褒等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上閔惜之

本書何武傳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闕詩所謂宣布德人之令德也

王逸楚辭章句曰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

篇按隋唐史官書即所錄中壘也

隋書經籍志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唐經籍志王褒集五卷藝文志同宋史志同

嚴可均全漢文編曰楚辭有九懷文選有洞簫賦四子講德論王得賢臣頌選注引甘泉宮

賦雜類

按章氏校讎通義曰漢志詩賦一略區為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叙論又曰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今按前三種各以體分此二十種大抵皆楚騷之體師範屈宋者也故區為第一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按此書家數篇數並不誤

陸賈賦三篇

陸賈有楚漢春秋見六藝春秋家又有書二十三篇見諸子儒家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

枚皋賦百二十篇

劉向別錄曰有麗人歌賦按別錄佚文有此語不知當何屬今致文宗錄起云漢枚皋作麗人歌詩似乎為枚皋而發也姑附于此

本書枚乘傳武帝聞乘名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皋皋字少孺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

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皐奏賦以戒終皐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

按此似即據劉中壘別錄之文故云百二十篇與本志合蓋中壘定著如此其他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則棄而不錄者也

朱建賦二篇

平原君朱建有書七篇見諸子儒家

按平原君文帝時卒此當在陸大夫之次皐枚之前疑轉寫之誤觀下一條注枚皐同時明是承上文而言尤可證也

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枚皐同時

劉歆七略曰怱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

本書嚴助傳武帝後得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怱奇等並在左右

嚴助賦三十五篇

嚴助有書四篇見諸子儒家

本傳助爲會稽太守春三年計最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

朱買臣賦三篇

本書列傳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年五十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拜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拜會稽太守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後以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本書地理志始楚屈原作離騷諸賦後有宋玉唐勒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按此則四家人文大都依則楚辭可知也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本書楚元王傳元王子紅侯富富子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淸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擇宗室可用者遂拜辟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爲宗正數月卒

按中正劉中壘之大父也自元王以來家世魯詩故史云亦好讀詩此與前二十家賦別分部居各爲起訖不與陽城侯賦劉向賦論前後也

司馬遷賦八篇

司馬遷有太史公百三十篇見六藝春秋家

本書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邱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

隋書經籍志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唐經籍志司馬遷集二卷藝文志同

王氏攷證藝文類聚有司馬遷集悲士不遇賦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嬰齊有書十二篇見諸子道家班氏注云武帝時顏氏集注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爲文

臣說賦九篇

臣說有書三篇見諸子雜家班氏注云武帝時作賦顏氏集注曰說者其人名讀曰悅

臣吾賦十八篇

臣吾始末未詳

按以上三家史並失其姓氏舊本文相連屬似臣說臣吾亦官郎中蒙上省文歟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蘇季始末未詳疑是蘇武之後

蕭望之賦四篇

本書列傳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詔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數年坐弟犯法免歸爲郡吏御史大夫魏相除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拜爲謁者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至二千石爲平原太守徵入守少府復以爲左馮翊遷大鴻臚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宣帝寢疾拜爲前將軍光祿勳與周堪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即位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後與弘恭石顯忤望之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又元帝本紀初元二年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

世系蕭氏世居豐沛漢有丞相酇文終侯何二子遺則則生彪諫議大夫侍中始徙蘭陵生章公府掾章生仰仰生皓皓生望之御史大夫徙杜陵生育光祿大夫（案世系則望之爲蕭相國七代孫也）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按徐長君據班氏注則與劉中壘同時人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本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中黃門師古曰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

按霍去病傳有李息景武時人蓋別一人也

淮陽憲王賦二篇

本書諸侯王表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元康三年四月丙子立三十六年薨（案淮陽王薨本紀失載當在成帝河平元年也）

本書宣元六王傳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倢伃有寵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倢伃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宋祁曰兄下疑有於字）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爲叔父敬寵之異於他國贊曰淮陽憲王于時諸侯爲聰察矣

揚雄賦十二篇

揚雄有訓纂篇又有倉頡訓纂見六藝小學家又有所序太玄法言等三十八篇見諸子儒家

本傳顧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以爲式又以爲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髠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

也于是輟不復為又曰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劉歆七略曰揚雄賦四篇甘泉賦永始三年待詔臣雄上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長楊賦綏和元年上按又有河東賦永始三年三月上者七略佚文不備故闕如也又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又曰揚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王氏致讀曰七略所載止四賦甘泉河東校獵長楊也據文選劉先生夫人墓誌注引七略揚雄卒書云疑後人附著之辭非七略本文

本志注曰入揚雄八篇見後

隋書經籍志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唐經籍志揚雄集五卷唐藝文志同宋藝文志六卷

嚴可均鐵橋漫稿重編揚子雲集序曰漢志著錄賦十二篇今得蜀都甘泉河東羽獵長楊竅靈太玄逐貧酒反騷十篇其廣騷畔牢愁僅見篇名蜀都賦為集中鉅製校讎再四從順長雜竅靈賦章段畸零猶存崖略

又前漢文紀曰漢志揚雄賦十二篇今蒐輯羣書得完篇九殘篇一本傳云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畔牢愁此二篇並亡僅存篇名又曰酒賦漢書題作酒箴御覽引漢書作酒賦各書亦作酒賦北堂書鈔作都酒賦都酒者酒器名也驗文當以都酒為長按嚴氏漫稿謂廣騷畔牢愁俱似反騷之子目與文義之言不合蓋段文而失丁稍正者今故不取

待詔馮商賦九篇

馮商有續太史公書見六藝春秋家

本書張湯傳贊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按如淳引既閣目錄今不可致疑節此說此補注文而轉寫失之者

劉向別錄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劉歆七略曰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按其人于劉中壘為後進而前卒者）

顏氏集注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秘書（按顏子劉子叙錄并有此語顏氏以為即此杜參也）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本書百官表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如

淳曰主車曰車郎漢儀注左右車將主左右郎車

按劉中壘以父任為輦郎服虔曰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張豐殆亦以父任光祿大夫為

車郎于中壘亦為後進未詳其始末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劉向別錄曰驃騎將軍史朱宇

顏師古曰志以宇在驃騎府故總言驃騎將軍劉奉世曰其實唯脫一史字耳（按顏說所駁劉說是也）

按自馮商以下四人年皆少于揚子雲而著錄其賦者或其人已卒或其賦奏御故類從

于其後

又按此二十一家大抵不盡為騷體觀揚子雲諸賦略可知矣故區為第二篇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按此書家數不及總數則缺少一篇今校定當為二百七十五篇注云入揚雄八篇者七略本四篇班氏新入八篇數五十二篇）

孫卿賦十篇

孫卿有子書三十三篇見諸子儒家

本志敘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

隋書經籍志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梁二卷唐書經籍志趙荀況集二卷唐藝文志同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荀卿賦十篇居第三種之首當日必有取義也按荀卿之書有賦篇列于三十二篇之內不知所謂賦十篇者取其賦篇與否

嘉善謝墉序荀子曰漢志又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僅禮知雲蠶箴五篇按此五篇劉氏刪錄入荀子書之末者也隋書殘在此十篇之外者猶七略所錄孔臧賦二十篇別有四篇見載叢子也

秦時雜賦九篇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秦世不文頗有雜賦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文心雕龍頌贊篇曰容告神明謂之頌頌主告神義必純美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注漢藝文志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孝景皇帝頌次于第三種賦內其旨不可強為之解矣按六義流別賦為最廣比興之義皆冒賦名風詩無徵存乎諸謠則雅頌之體實與賦類同源異流者也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本書景十三王傳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

又本紀孝景中二年夏四月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孝武建元五年秋八月廣川王越薨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按長沙王吳芮傳國五世賈生爲太傅在芮元孫靖王差之時至孝文後七年無子國除此長沙王列廣川王之次蓋景帝子長沙定王發廣川惠王越兄弟也傳國七世王莽時絕其羣臣姓名無可攷

魏內史賦二篇

本書百官表諸侯王國有內史治國民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

按魏內史蓋魏國之內史攷諸侯王表及傳漢初唯有魏王豹已爲周苛殺于滎陽是後無封魏王者此魏內史不知在何時

東暆令延年賦七篇

顏氏集注曰東暆縣名暆音移

王氏攷證地理志東移縣在樂浪郡

按地理志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屬幽州應劭曰故朝鮮國也延年其人名失其姓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本書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按此並在李步昌之前步昌宣帝時人則此四家大抵皆武帝時奏賦者皆本連屬而書

李步昌賦二篇

或皆是衛士令褱上省文

李步昌有書八篇見諸子儒家官鈎盾宂從云

侍郎謝多賦十篇

謝多始末未詳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本書外戚傳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長女爲平陽公主

本書衛青霍去病傳平陽侯曹壽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壽有惡疾就國上迺詔青尙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爲平陽侯所尙故稱平陽主

按舍人周長孺始末未詳

雒陽錡華賦九篇

王氏攷證左傳分康叔云云殷民七族錡氏（按見定公四年傳）

鄭樵氏族略錡氏商人之七族漢書雒陽錡華

按雒陽下疑有令丞等字翁氏殷氏七族之一也

眭弘賦一篇

本書列傳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上林苑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卽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卽位徵孟子爲郎

本書儒林傳董仲舒弟子東平嬴公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異誅

黃氏日抄曰眭孟言災異至使漢帝禪天下其以妖言死宜矣

別栩陽賦五篇

王氏攷證庾信哀江南賦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蓋亭名也

顧炎武日知錄庾子山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

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爲離別之別非也

四庫提要曰庾信哀江南賦稱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實由誤記藝文志與所用桂華馮馮誤讀郊祀志者相等應聲乃因而附會以栩陽爲漢代亭名亦未免偶失之嗜奇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庾信哀江南賦曰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說爲離別之別濤按別栩陽當是姓別而封栩陽亭侯者若以爲離別之別則當列于雜賦家而不列于賦家矣志兵陰陽家有別成子望軍氣六篇此人當卽成子之後古有別姓元和姓纂引姓苑云京兆人

按是篇著錄之例大抵當時奏進不知其官閥者則從而稱臣如下文臣昌市賦臣義賦是也其非奏御爲劉中壘所收錄者則但書其姓名如眭弘賦及此別栩陽賦是也廣韻別字注云別又姓亭林先生之言是也沈氏以爲封栩陽亭侯則漢志例無此稱似未可信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按此二家大抵皆宣帝時奏賦自署其名而不書其官及姓至成帝時劉氏校錄已無可攷遂各就其所署書之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本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黃門令丞又有中黃門

按黃門屬官又有書者黃門書者屬又有假史皆表所不具王商徐博王廣呂嘉四人始末並無攷志于黃門中雜以侍中徐博一條殆以奏賦先後爲次敗抑轉寫亂其次第也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本書王褒傳宣帝時修武帝故事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

本書蕭望之傳華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僑等待詔以行汙濊不進欲附周堪等不納故與待詔鄭朋相結恭顯挾二人告望之等令朋龍上之望之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按佞幸石顯傳成帝初顯黨皆免官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龍殆以此時徙爲漢中都尉丞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路恭始末未詳

按章氏校讎通義曰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爲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爲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爲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敘論之說闕焉無聞又曰前三種之賦人自爲篇後世別集之體也今按淮南王羣臣賦秦時雜賦長沙王羣臣賦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則又非別集之體劉氏編詩賦之例蓋以體分無所謂別集總集此二十五家大抵皆賦之纖小者觀孫卿禮知雲蠶箴五賦其體類從可知矣故又區爲第三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按此篇家數篇數並不誤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按中或忠字之寫誤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大雜賦三十四篇

本書王褒傳宣帝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至于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

漢初詞人順流而作皋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于宣時校閱于成世

按此十家以大雜賦居其末則以前九家皆劉勰所謂小制之區畛可知也志無東方朔

賦意即在此十家雜賦之中

成相雜辭十一篇

荀子成相篇楊倞注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嘉善謝墉附注曰成相之義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舂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即後世彈詞之祖漢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託于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周書周祝解亦此體（錢氏大昕曰風俗通佚文云相附也所以輔相于樂奏樂之時先擊相）

朱子楚詞辯證曰荀卿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奸臣蔽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爲流涕

王氏攷證相者助也舉重勸力之歌史所謂五羖大夫死而舂者不相杵是也又曰成相助力之歌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

按荀卿成相篇文凡三章楊倞注書引藝文志爲說尋繹其意似即在此十一篇之內淮南王成相篇或亦在此書

隱書十八篇

劉向別錄曰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

新序雜事篇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士慶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

蜚不鳴不識其故何也王曰寡人知之矣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態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又曰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呂覽重言篇七略作成公賈楚世家作伍舉宜從史記

文心雕龍諧隱篇曰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東方曼倩尤巧辭述

按新序引大鳥不蜚不鳴假即隱書中之一則東方朔傳載朔與郭舍人互爲隱語亦似出于十八篇中

又按章氏校讎通義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叙爲編後世總集之體也今按此十二家大抵尤其纖小者故其大篇標曰大雜賦而成相辭隱書殿之末篇其例亦從可知矣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按此篇家數篇數並不誤

高祖歌詩二篇

本書高帝紀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

本書禮樂志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

本書張良傳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已而曰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涕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

王氏考證大風歌亦名三侯之章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鴻鵠歌朱文公以爲至章意象蕭索非復三侯比矣

明馮惟訥詩記曰鴻鵠歌其旨言太子得四皓爲輔羽翼成就不可易也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本書郊祀志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祀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後以齊人少翁言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後以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置壽宮神君又設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又曰宣帝時起步壽宮

三輔黃圖曰北宮在長安城中未央宮北周圍十里高帝時制度草創孝武增修之又曰秦始皇二十七年作甘泉宮漢武帝建元中增廣之周圍一十九里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

史樂書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皡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次四時歌今見本書樂志在郊祀歌十九章之四至六鄒子樂者是也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即天馬歌二首亦見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中其文與樂書大異

本書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曰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又曰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云云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云云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

本書佞幸李延年傳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

本書郊祀志宣帝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

本書王褒傳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

按此歌詩十四篇稽之史文大抵武宣時所作爲多

宗廟歌詩五篇

本書禮樂志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按歌詩五篇疑即此五樂之歌辭）

班固兩都賦序曰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與樂府協律之事以潤色鴻業是以衆

應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宗廟歌詩頌之屬也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詩歌一門出行巡狩及游歌詩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雅之屬也

按枚皋傳云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云云此出行巡狩及游之大略也又禮樂志云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言巡狩福應之詩歌不用于郊廟者弗論次其文即此所錄十篇之類也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本書孝景紀四年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七年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夏四月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中二年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

本書景十三王傳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于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本書酷吏郅都傳都遷爲中尉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爲雁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于是斬都

梁庾信哀江南江樹獨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錢塘倪璠注漢書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本書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于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不見上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于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皃之好得從微賤愛幸今見我毀壞必畏惡吐棄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禮葬焉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

顏氏集注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眾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內官

王氏攷證曰樂府集陸厥擬李夫人及貴人中山王孺子妾歌臨江王節士歌庾肩吾擬未

央材人歌

錢塘梁書庭立紀聞曰前輩嘗言漢志所載歌詩三百十四篇其數與詩經相同蓋有意倣之也高祖歌詩以下八家比大小雅之正按此當有誤倣詩錄不然其中有篇數附家數與八十二篇實止于二百三十四篇也

按蔡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勝有子百二十餘人見于王子侯表者凡二十人並武帝時分封而王子喻不見于史蓋諸王子之未得侯者別有薪館侯未央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稱未央材人假卽故薪館侯之材人以失侯故詔稱其名此四篇皆詔賜王子及孺子妾材人各一篇並是中山國內之人故劉中壘類爲一家顏注謂材人天子內官人之此爲不類既是天子內官不應叙次反在諸侯王衆妾之下顏氏此注恐非是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本志叙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

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梁耆庭立紀聞曰前張言吳楚汝南燕代以下八家比國風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齊鄭歌詩之類風之屬也

按本志名家黃公條下注云黃公名疵爲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則在左馮翊京兆尹兩家八篇中也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案以下文例之歌下當有詩字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王氏攷證周禮旄人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樂府集有黃門倡歌一首

梁耆庭立紀聞曰前張言黃門倡車忠等以下八家比雅之變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漢志臣工之作有黃門倡車忠等歌詩而無蘇李河梁之篇或云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或有蘇李之作有

按河南周歌詩周謠歌詩此兩家皆有聲律曲折隋書王劭傳所謂曲折其聲有如歌詠是也

又按河南周歌詩指東周人而言也周謠歌詩則合東西兩周故篇數多于東周十倍有餘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梁耆庭立紀聞曰前雅言諸神歌詩以下四家比頌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諸神歌詩送迎靈頌歌詩頌之屬也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又樂府篇云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

按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始皇使博士爲僊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又本書高五王傳趙幽王友作歌一章見前趙共王恢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有愛姬后鴆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悲思六月自殺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去亦作歌一章及武帝柏梁臺詩之類皆在三百十四篇之外者歟

又按本志所載除揚雄賦新入八篇之外皆論定奏御之文其中如宋玉賈誼枚乘司馬

相如淮南王孔臧吾丘壽王武帝劉向王褒枚皋司馬遷揚雄孫卿皆有別本專集詳于拾補故此一十四家與拾補詳略互見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illegible]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illegible]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illegible]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史本傳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讀觀之矣于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于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史律書吳用孫吳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

藝文類聚政治部吳越春秋曰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子胥明于識人乃薦孫子吳王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覺口之稱善

世系表孫氏又有出自嬀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桓子無宇無宇子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于樂安生憑字起宗齊卿憑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爲亂奔吳爲將軍

本書人表第五等中中吳孫武梁玉繩曰孫武始見史律書及本傳字長卿本齊田完之後奔吳爲吳人亦曰孫子葬吳巫門外去縣十里宋宣和五年封滬瀆侯

隋書經籍志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梁三卷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孫子兵法雜占四卷梁又有孫子八陣圖一卷亡孫子戰鬭六甲兵法一卷亡唐書經籍志吳孫子三十二

壘經一卷唐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孫武孫子三卷又云宋版校定孫子三卷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引孫子三十二壘經及兵法雜占

王氏攷證隋志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周禮車僕注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

四庫提要曰武書爲百代談兵之祖葉適以其人不見于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然史記載闔廬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確爲武所自著非後人嫁名于武也

孫星衍校刊序曰孫子爲吳將兵功歸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就官也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是其證也畢以珣敘錄曰武蓋以客卿將兵也

文登畢以珣孫子敘錄曰按八十二篇圖九卷者其一爲十三篇今所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爲問答若干篇卽諸傳記所引桀鶡鄭友賢所輯遺說是也一爲八陳圖鄭注周禮引之是也一爲兵法雜占太平御覽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變陳圖戰鬭六甲兵法三十二壘經見隋唐志按漢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于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梁玉繩瞥記曰孫武兵法十三篇而高誘注呂覽上德云兵法五千言則不獨上至經稱五千言矣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史孫武傳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

其賢于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進于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爲計謀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殺龐涓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史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涓

史田敬仲世家齊宣王二年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

世系表孫武奔吳爲將軍三子馳明敵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臏畢以珣孫子敘錄因臏武之孫也

呂氏春秋不二篇孫臏貴勢高誘曰孫臏楚人爲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也

本書人表第四等中上孫臏梁玉繩曰孫臏始見史孫子傳又作髕亦曰孫子墓河間府吳橋縣東南十五里宋徽宗宣和五年追封武淸伯唐孫氏表云武子明明生臏齊明雖食采富春未久仍歸齊故史傳言臏生阿鄄之間呂覽不二篇注謂臏楚人與史漢異恐非實錄以武臏爲衛孫氏後亦非臏刑曰臏因刑刖兩足而號之其名不傳惜哉

王氏攷證通典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呂氏春秋孫臏貴勢司馬遷傳孫子臏腳兵法脩列

公孫鞅二十七篇

公孫鞅有商君書二十九篇見諸子法家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若兵書之公孫鞅二十七篇與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號雖異而實爲一人亦當著其是否一書也按一在法家一在兵家家數既殊篇數亦異又何用著其是否一書耶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

史本傳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于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于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魯君疑之謝吳起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于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乃以爲西河守文侯卒起事其子武侯封起爲西河守公叔爲相害吳起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按吳子書云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于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本書刑法志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

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橫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愍以技擊彊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于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

本書人表第六等中下吳起梁玉繩曰吳起始見秦魏策荀子堯問衛左氏中人學于曾子（據釋文敍錄吳曾申）中矢而死或云枝解或云車裂宋宣和五年封廣宗伯

隋書經籍志吳起兵法一卷魏賈詡注唐書藝文志賈詡注吳子兵法一卷宋史藝文志吳起吳子三卷（又云本朝校定吳子二卷）

晁氏讀書志曰吳子三卷魏吳起撰言兵家機權法制之說唐陸希聲類次爲之說圖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凡六篇

四庫提要曰今本幷爲一卷然篇目幷與晁志合惟變化作應變則未知孰誤耳起殺妻求將齧臂盟母其行事殊不足道然嘗受學于曾子耳濡目染終有典型故持論頗不詭于正尙有先王節制之遺高似孫子略謂其尙禮義明教訓或有得于司馬法者斯言允矣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吳起衛人師事曾子仕魯去之魏事魏文侯武侯爲西河守公叔害之去之楚楚悼王以爲相有兵法一卷韓非子內儲說引吳起南門令西門令攻秦亭令呂氏春秋愼小篇又引南門令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史越世家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而范

蠡稱上將軍還反國爲書辭句踐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齊人聞其賢以爲相既歸相印去之陶自謂陶朱公三徙成名于天下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又貨殖傳曰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近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稱陶朱公

會稽典錄曰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謁奉後與文種俱入越

本書人表第三等上下智人范蠡梁玉繩曰范蠡始見越語字少伯南陽人或云楚宛之三戶人列仙傳以爲徐人非是亦曰范子亦曰子范子亦曰范公亦曰范伯亦曰范生又自變姓名曰鴟夷子皮曰陶朱公宋徽宗宣和五年封爲遂武侯

王氏攷證甘延壽傳張晏注春秋正義文選注並引范蠡兵法東萊呂氏曰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相出入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左哀元年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三月越及吳平

史越世家句踐已平吳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工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爲亂越

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本楚南郢人荆平王時爲宛令句踐用其術滅吳種爲相國及賜種劍數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禽自笑曰後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伏劍死句踐葬種于西山

本書人表第四等中上大夫種梁玉繩曰種始見左哀元吳語越語卽文種字少禽或作子禽楚南郢人亦曰文子句踐賜之劍而死葬山陰種山

李子十篇

按韓非子內儲說引李悝習射令疑是李悝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則有書三十二篇見諸子法家

又按本志法家于李悝書亦曰李子與此相同班氏以明注于前故此不復贅習射令或卽是書之一則歟

㛹一篇

顏氏集注曰㛹音女瑞反蓋說兵法者人名也

按世本作篇云倕作鐘又云垂作規矩準繩垂作銚作耒耜作耨宋注曰垂黃帝工人張澍輯注曰玉篇云倕黃帝時巧人名帝王世紀帝命倕作鞞是垂爲工之通名非一人也又抱朴子辯問篇曰班輸倕狄機械之聖也又梁玉繩人表攷曰垂又作倕堯時巧工亦

曰巧倕亦曰工倕亦曰倕氏疑卽此種戰國時依託爲是書

又按自齊孫子至此七家皆冡上兵法二字史省文也

兵春秋三篇

唐書經籍志兵春秋一卷唐藝文志著錄同

按舊新唐志載兵春秋一卷亦不著撰人不知是否卽是此書

龐煖三篇

龐煖有書二篇見諸子從橫家

兒良一篇

顏氏集注曰六國時人也

呂氏春秋不二篇王廖貴先兒良貴後高誘曰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有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史記索隱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也

洪邁容齋四筆曰漢四種兵書有兒良權謀一篇兒良不知其何國人注家皆無所釋獨呂氏春秋及賈誼過秦論僅見其名然亦莫能詳也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史淮陰侯列傳信與張耳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

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于戲下成安君不用其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及破趙斬成安君禽趙王歇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于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又有[illegible]淮陰侯[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一事文書不錄

世系趙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曇次子璣秦太傅璣子牧爲趙相封武安君牧子汨秦中大夫啟事生僕左車仲車左車趙廣武君生遐漢涿郡守

韓信三篇

顏氏集注曰淮陰侯

本書高帝紀元年春正月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旣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爲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于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于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信陳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又曰天下旣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史漢功臣侯表淮陰侯韓信初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爲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爲連敖典客索隱曰傳作治粟都尉或先爲連敖典客也蕭何言信爲大將軍別定魏趙爲齊王徙封楚高帝六年四月坐擅發兵廢爲淮陰侯十一年信謀反關中呂后誅信夷三族國除

王氏攷證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

黃氏日抄曰淮陰侯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齊南摧楚兵二十萬殺龍且而楚隨滅漢幷天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襲奪齊王軍方信爲漢取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高帝平生親信無過蕭何者矣而且疑之況信耶信有必誅之勢而無人教之以蕭何避禍之策張良爲帝謀臣使其爲之齊蓋後計粉應幾也而躡足之謀召信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甚帝之疑而寘信于死者也失職怏怏謀反見誅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甚矣

仁和杭世駿質疑曰李燮班問韓信之非漢也卒以反誅先儒惜之要未有確然明其不反者班竊惑焉然則舍人何以告變皆呂氏之所爲也呂后之所爲皆漢高之意也帝之任信非得已也急則用之緩則棄之耳未幾而奪其軍未幾而一削其職帝蓋未嘗一日不欲殺信也特力未及耳后與知其意故遣舍人上變因而掩殺之彼固知帝之必不問也而史氏不察相沿不改亦已誤矣方楚漢之爭鋒兩主之命懸于信手誠有如蒯武所云者不以此時割據爭雄迨天下已定始生異謀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信爲之耶且使信而果反必不垂手就捡捡而釋之必不復爲所紿觀其臨刑之言曰悔不用蒯言以及此是亦不反之明驗矣然則謂信功高震主不急引退以取禍可也謂信謀反伏誅則過矣夫以開代首功一女子竊界嗣族之至今莫辯寃哉答曰史于信之不反以蒯徹語證之而是非自見班固割蒯語別爲一傳而信被誣千秋此論足以醫之

按隋志兵家有大將軍一卷不著撰人列在黃石公諸書之間自是漢人不知是否此書

又按自鵩蝬至此四家亦蒙上兵法二字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劉奉世曰種當作篇九下又脫一篇字注二百五十九篇合作五百六十一篇數已在前今脫二百五十九種實因上文大字二百五十九當之篇誤應氏云者云出不僅可證兩證此對可知也其篇數如劉攽作五百二十一篇出司馬法入禮也劉云權當作禮但不然又按此篇家數不誤篇數則缺少十三篇又不詳圖之卷數今校定篇爲二百七十二篇圖一十三卷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左莊四年傳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杜預曰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子戟也楚始于此參用戟爲陳孔穎達曰楚本小國地狹民少雖時復出師未自爲法式今始言荊尸則武王初爲此楚國陳兵之法名曰荊尸使後人用之宣十二年傳稱荊尸而舉是遵行之也

左宣十二年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作文十六年其君何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杜預曰二廣君之親兵十五乘爲一廣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孔穎達曰一廣十五

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隨武子曰荆尸而舉卒乘輯睦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而備杜預曰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宰令尹蔿敖孫叔敖也右轅左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慮無如軍前斥候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者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也此杜之義分爲二疏云以殿罷管正義以爲即楚之軍法當亦襲于是書

左襄二十四年傳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杜預曰舟師水軍又昭十九年傳楚子爲舟師以伐濮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

按楚世家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武王三十七年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蓋楚至武王而始大而楚之兵法據左氏傳及疏亦自武王而始其後孫叔敖又撰次之吳起或亦修治之故有荊門令等見韓非子又楚文王有僕區之法楚莊王有茅門法見左昭七年傳及韓非外儲說或在此書或別爲一書

蚩尤二篇見呂刑

書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注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于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

世本作篇曰蚩尤以金作兵器宋衷注蚩尤神農臣張澍輯注曰按路史引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黃帝誅之涿鹿之野太平御覽引世本云蚩尤作兵又按太白陰經

伏羲以木爲兵神農以石爲兵蚩尤以金爲兵是兵起于太昊蚩尤始以金爲之呂氏春秋
蚩尤作兵非作兵也高誘注非始作之也
呂氏春秋蕩兵篇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
高誘曰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罪殺無辜善用兵爲之無道非始造
之也故曰非作兵也
史五帝本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
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又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
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五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
本書人表蚩尤列第九等下下愚人梁玉繩曰蚩尤姜姓炎帝之裔逐帝榆罔而自立號炎
帝黃帝殺之身體異處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又有肩髀冢在山陽鉅野縣呂刑疏引
鄭云蚩尤霸天下非子盜跖釋文云神農時諸侯始造兵蓋蚩尤帝胄之有才者故任之以
事其後倡亂則殺之
馬驌繹史曰世之言蚩尤者多怪誕不經謂銅頭鐵額八肱八趾興雲吐霧以迷軍士天遣
玄女始克制伏之彼蚩尤者姜姓之諸侯非異類也亦惟恃其彊暴乘炎帝之衰阻兵稱亂
如後世之竊據僭號者抑或詭異其名以恐百姓如後世之黃巾赤眉執左道以惑衆者黃
帝修德撫名以仁易暴湯武之事足以徵矣奚必徵召鬼神而後克濟哉
隋書經籍志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亡據此或即此二篇之佚存者以其書有黃帝事故云黃帝蚩尤兵法

孫軫五篇圖二卷

孫軫始末未詳

按世系孫氏表云孫氏又有出自嬀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桓子無宇無宇子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于樂安蓋卽孫武之祖也史世家云陳完奔齊以陳氏爲田氏其後四世又別賜姓爲孫氏是陳田孫三姓本同族此孫軫疑卽陳軫軫見史記與公孫衍張儀合傳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書貴重亦見人表第四等梁玉繩曰陳軫擬見戰國策

繇敘二篇

太平御覽兵部李筌太白陰經云黃帝設八陣之形風后演握奇圖力牧亦創營圖其後秦由余蜀諸葛亮並有陳圖以教人戰

王氏攷證古今人表繇余卽由余疑敘當作余李筌太白陰經云秦由余有陳圖

按由余別有書三篇見諸子雜家自帖五十五引七略亦作由余此繇敘或是繇余之後追求其先世爲是書故夾于孫軫之後儻孫軫蓄爲陳軫則于時代先後尤合然皆無確證也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王孫始末未詳

按此疑卽儒家之王孫子孫下有敓文又疑爲吳王孫雄左襄十三年傳正義曰吳語王

孫雄設法百人為行十行一旌十旌一將耶引司馬法云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其文與國語大異國語亦不見引司馬法疑孔穎達據別本國語之說王孫雄國語作王孫雒史越世家作公孫雄又疑王廖呂覽不二篇云王廖貴先賈生過秦論云六國之士有兒良王廖制其兵吳疑雄為廖字之誤又疑王子太史公自序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餘氏曰望子虞南威孫為子字之誤然皆非確證也

尉繚三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梁有尉繚子兵書一卷亡宋史藝文志尉繚子五卷戰國時人

王氏考證今本二十四篇天官至兵令言刑政兵戰之事其文意有附會者首篇稱梁惠王問荅者魏人歟

四庫提要曰漢志雜家有尉繚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別有尉繚三十一篇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特今書止二十四篇與所謂三十一篇者數不相合則後來已有所亡佚非完本矣其書大旨主于分本末別賓主明賞罰所言往往合于正如云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皆戰國談兵者所不道晁公武讀書志有張載注尉繚子一卷則講學家亦取其說然書中兵令一篇于誅逃之法言之極詳可以想見其節制則亦非漫無經略高談仁義者矣

按秦本紀始皇十年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

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梁玉繩曾記謂與雜家之尉繚是兩人作此書者不知卽此尉繚否也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史信陵君列傳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交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長平軍進兵圍邯鄲公子旣奪晉鄙軍救邯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後四歲卒梁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按張耳傳其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

劉歆七略曰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信陵君也按此與本志言圖十卷者異敍下文兵家然據凡云圖十八卷則此作七卷者是也

本書人表魏公子無忌列第五等中中梁玉繩曰無忌始見齊趙魏策封信陵君病酒而卒

谿陳留郡浚儀縣案昔人稱四公子爲原嘗春陵然其品信陵最優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爲下表獨立平原于中上餘俱在第五失其倫矣

世系表京兆王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少子畢公高之後封魏至昭王彤生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無忌生間丘襲信陵君秦滅魏間丘子卑子逃難于太山漢高祖召爲中涓封蘭陵侯時人以其故王族也謂之王家卑子生慎悼生賢濟南太守宣帝徙豪傑居霸陵遂爲京兆人又魏氏表云公子無忌孫無知漢高陵侯與此言卑子圍陵侯者互異豈兩人乎尋史漢功臣恩澤侯表皆不見莫得而詳矣

黃氏日抄曰無忌用侯嬴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薛公之諫毛公見前名家趨駕歸魏以却強秦之鬪此四人者皆隱于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而用之五國賓從威震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爲國家之重過平原孟嘗遠矣釐王受秦反間用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悲夫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魏无忌魏絳十二世孫魏安釐王之弟封信陵君以矯奪晉鄙軍擢衆留趙十年還魏爲上將軍秦用反間廢之病酒而卒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十卷

按史言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則此二十一篇圖十卷者各有主名劉氏錄略必具載今不可知已

景子十三篇

按儒家有景子七十子之弟子此列在魏公子之後則非其人也

李良三篇

按史漢張耳陳餘傳有李良爲趙王武臣略常山太原已而襲邯鄲殺武臣畔陳餘餘敗之歸秦將張邯不知其所終豈卽其人乎似不然也

丁子一篇

鄭樵氏族略丁氏姜姓齊太公生丁公伋支孫以丁爲氏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丁氏出自姜姓漢書藝文志有丁子著兵書

按丁子叙于項王之前則其人大抵在秦楚之際豈卽楚將丁公乎

項王一篇名籍

史本紀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于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本書人表項羽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羽始見始皇紀卽項籍字羽一字子羽下相人重瞳子楚懷王孫心封長安侯號魯公破秦自立爲西楚霸王亦曰項王自刎而死葬穀城案

史言羽初起時年二十四亡于漢五年則僅二十八歲也

黄氏日抄曰世謂羽與漢爭天下非也羽曷嘗有爭天下之志哉羽見秦滅諸侯而兼有之故欲滅秦復立諸侯如曩時而身爲盟主爾故既分王卽都彭城既和漢卽東歸羽皆以爲按甲休兵爲天下盟主之時不知漢之心不盡得天下不止也

按自蚩尤至此十家亦蒙上兵法二字也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按此家數不誤其篇數則缺少十篇卷數則缺少三卷今校定當爲一百二篇圖二十一卷然七十篇數圖公子圖七卷則但十八卷正知其數）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史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其一曰天一正義曰泰一天帝之別名也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貴者也又曰天一一星天帝之神主戰鬬知人吉凶明而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太一一星次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占以不明及移爲災也

隋書經籍志黃帝太一兵歷一卷又太一兵書二十一卷梁二十卷（按此太一即天一之書）唐經籍志太一兵法一卷唐藝文志黃帝太一兵歷一卷太一兵法一卷

王氏攷證武經總要太一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一之南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金革凶饑陰陽二局存諸祕式星文之次舍分野之災祥貴于先知逆爲之備用軍行師主客勝負蓋天人之際相參焉（按此兩書大抵皆以天人之際推天文以占兵事者）

神農兵法一篇

神農有書二十篇見諸子農家

玉海兵制篇漢藝文志神農兵法一篇鼂錯傳神農之敎曰有石城湯池亡粟弗能守（王氏蓋以此書）

兵法中語

何義門讀書記曰神農兵法一篇其今之握機乎按四庫提要握奇經一卷一作握機經一作握機經舊本題風后撰漢丞相公孫宏解晉西平太守馬隆述贊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曰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兵陰陽家又有神農兵法一篇倉頡造字在黃帝時前此未有文字神農之言皆後人追錄不過謂相傳如是豈謂神農手撰之文哉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道家有黃帝四經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陰陽家有黃帝太素小說家有黃帝說並見前諸子略中

史五帝本紀諸侯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衞正義曰環繞軍兵爲營以自衞若轅門即其遺象

鶡冠子武靈王篇龐煖曰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宋陸佃注曰陰經黃帝之書也

尉繚子天官篇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

後漢書蘇建傳建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孟康曰

黃帝李法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

隋書經籍志黃帝兵法孤虛雜記一卷（新唐志作雜記）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梁三卷黃帝兵法雜要訣一卷黃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

唐獨孤及毘陵集八陣圖記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陳圖

玉海兵法篇太平御覽引黃帝玄女兵法曰禹問于風后曰吾聞黃帝有負勝之圖六甲陰陽之道對曰藏會稽之山禹開視之中有天下經十二卷禹得中四卷（按此則後世道家之野言不足據）

嚴可均全上古文編曰開元占經引黃帝兵法黃帝出軍訣黃帝用兵要法用兵要訣五行大義引黃帝兵訣案隋志黃帝兵法八種今輯李法一條兵法六條黃帝問玄女兵法十二條（按嚴氏謂隋志兵法八種者幷太一兵法風后及許昉兵鑑所次者計之也）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本書人表封胡列第二等上中仁人梁玉繩曰封胡唯見本書藝文志又曰封鉅黃帝師路史國名紀謂封鉅是封胡而表別有封胡似不得合而一之二封疑屬父子

世系表封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孫鉅爲黃帝師胙土命氏至夏后氏之世封父列爲諸侯其地汴州封丘有封父亭即封父所都至周失國子孫爲齊大夫居渤海蓨縣

王氏攷證通典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五六十事皆煩冗不便于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約封胡子伎巧之術（按李衛公兵法所言則封胡亦稱封胡子其書亦兼

巧及拔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管子五行篇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使爲當時房杜玄齡注曰謂知天時之所當也按管子原本風后作蚩尤謬據史記集解引史記外紀是正今從之

史五帝本紀集解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正義曰按黃帝仰天地置列侯衆官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藝文志風侯兵法十三篇圖三卷漢本志作二卷今本誤執是

論語摘輔象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宋均注曰金法言能決理是非也

本譜人表風后列第二等上中仁人梁玉繩曰風后姓風名后一云風后是風國之后伏羲

後宋大觀三年封上谷公

後漢張衡應閒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朣朦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

後漢書張衡傳注春秋内事曰黃帝師于風后風后善于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家流有風后十三篇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于神州之内分爲九州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圖按黃帝受命以下云云太平御覽作五十七太式古

引此文作因公城名錄晉孟康又辨文亦引此文作因公城名錄綠或曰風后身後爲通志藝文略地理類有因公城名錄一卷不詳其何時撰錄皆是風后或者之佚存者

附隋書經籍志黃帝蚩尤風后行軍秘術二卷此因後人託兵家之別本

宋史藝文志風后握機一卷晉馬隆略序按此書稱傳自晉代假郎此十三篇中之殘闕遂以爲晉人僞托

王氏攷證獨孤及風后八陳圖記云得其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李靖問對云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縱從依風后大旨爲圖以擬方陳李筌太白陰經云風后演握奇圖復置虛實二壘武經總要曰大撓造甲子推天地之數風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奧抱朴子云黃帝講占候則詢風后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托也

力牧有書二十二篇見諸子道家

論語摘輔象黃帝七輔力墨受準斥州選舉翼佐帝德宋均注曰準斥凡事也力墨或作力牧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爲將

王氏攷證李筌太白陰經云風后置虛實二壘力牧亦創營圖抱朴子云黃帝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

鵊治子一篇圖一卷宋志曰冶一作治

顏氏集注晉灼曰鵊音夾

馬驌繹史黃帝紀注曰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封胡風后力牧鵊治子鬼容區地典注俱云黃帝之臣

李鍇尚史黃帝諸臣傳漢書兵陰陽家有鬼臾區鵊冶子地典注云並黃帝臣

按諸書言黃帝三公七輔六相及諸人並無鴆治子其人本志實未嘗注黃帝臣豈馬李二家所見與今本有異者歟抑以此一條在力牧鬼容區之間意為牽附也疑此一條在後二條地典之次轉寫亂之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托

世本作篇曰臾區占星氣張澍輯注曰臾區即車區亦作鬼容區實一人也李奇曰區黃帝時諸侯占星氣謂占星之昏明流貫主何瑞禎變異及雲物慌變風氣方隅時候也

史五帝本紀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正義曰封禪書云鬼臾區號大鴻黃帝大臣也死葬雍故鴻冢是藝文志云鬼容區兵法三篇也

本書人表鬼臾區列第二等上中仁人梁玉繩曰鬼臾區見黃帝內經素問史封禪書鬼區名臾又作容又作侖又作車區又作藍亦曰大鴻葬雍宋大觀三年封宜都公

地典六篇

論語摘輔象黃帝七輔地典受州絡宋均注曰絡維絡也

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問曰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章懷太子注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天老五聖為三公其餘知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

按志于封胡風后力牧鬼容區並注黃帝臣此地典亦黃帝臣而獨不注則轉寫敓漏也

人表無地典

孟子一篇

章學誠校讎通義曰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焉兵陰陽家之孟子一篇與儒家之孟子十一篇同名當別白而條著者也

按此列東父師曠之前則其人還在孟子之先疑卽五行家之猛子

東父三十一篇

廣韻一東注云東亦姓氏族略云東氏舜七友東不訾之後望出平原鄧名世辯證云中國有東西南氏高麗有北氏必其先皆以方爲氏

按東不訾韓非子說疑篇作董不識人表第三等有董父與東不訾並列在帝舜有虞時之時董父見左昭二十九年傳以擾龍服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豢龍氏封諸鬷川夷氏其後也疑卽此董父因通假而爲東父猶東不訾之爲董不識歟其叙次在師曠之前于時代亦相合（世系云董氏出自己姓黃帝孫有飂叔安生董父爲姓董氏） 又按以上三條班氏未必無注似皆傳刻者失之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師曠有書六篇見諸子小說家

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歆兒子龔書曰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章懷注曰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云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

萇弘十五篇周史

史封禪書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貍一名不來）依神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又天官書曰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佚萇弘

本書郊祀志周靈王時諸侯莫朝周萇弘迺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弗從而周室愈微後二世至敬王時晉人殺萇弘李奇曰周爲晉殺之也又曰成帝末年頗好鬼神谷永說上曰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佐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

本書人表萇弘列第六等中下梁玉繩曰萇弘始見左昭十一周語下亦曰萇叔周人殺之其血三年化爲碧葬雒陽東北山

淮南子氾論篇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高誘注曰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爲殺萇弘以釋之

按萇弘初事周卿士劉文公爲周大夫後事靈王景王敬王爲大夫其死時當春秋魯哀公之三年也

又按自黃帝至此十一家亦蒙上兵法二字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史天官書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又曰陳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王朔所候決于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又曰大白淡之爲天數者是則唐都氣則王朔

本書西域傳下武帝輪臺詔曰興師遣貳師將軍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皆以爲匈奴必破

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別成氏漢藝文志陰陽家有別成子望軍氣六篇今詳別成乃著書人也按鄭氏之說蓋謂別成非姓氏乃著書人號古今氏姓書之誤也

按廣韻十七薛別字注云別又姓何氏姓苑云揚州人此豈姓別名成者歟史記云氣則王朔豈朔自號別成子歟朔武帝時人隋志兵家尚載其雜匈奴占一卷

又按隋志有用兵秘法雲氣占一卷氣經上部占一卷天大芒霧氣占一卷鬼谷先生占氣一卷五行候氣占災一卷乾坤氣法一卷不著撰人皆是類之書容或有此書逸篇在其間也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抱樸子仙藥篇孝經援神契曰椒薑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于不信可歎息者也又金丹篇云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其經云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煑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

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斤卽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又遐覽篇云道經中有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各一卷

按葛稚川所言威勝似卽此方七十篇中之大略七錄有辟兵法一卷通志藝文略兵陰陽家有兵書萬勝決太一厭禳法亦卽是一類之書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按此數家數不符篇數則溢出二十二篇今校定爲二百二十七篇圖十卷又例以上下篇當云兵陰陽家脫兵字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鮑氏出自姒姓夏諸侯國子孫氏焉齊孫叔牙相齊桓公名顯諸侯謚曰共竹孫牽曰鮑莊子國曰鮑文子國孫鮑牧皆齊卿牧之家臣曰素車鮑點其族仕晉者曰鮑癸其後鮑氏居東海郯縣

按此鮑子列在伍子胥之前則爲春秋時人可知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伍子胥有書八篇見諸子雜家

呂氏春秋首時篇王子光代吳王僚爲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鬭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追北千里

武帝本紀注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又曰伍子胥書有下瀨船

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

隋經籍志五行家遁甲決一卷吳相伍子胥撰遁甲文一卷伍子胥撰遁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唐經籍志兵家伍子胥兵法一卷又五行家伍子胥遁甲文一卷唐藝文志同撰伍子胥

謹案見于隋唐志者唯此其遁甲三書或亦在此十篇中

王氏攷證武經總要云伍子胥對闔廬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

嚴可均三代文編曰伍子胥有兵技巧十篇圖一篇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伍子胥水戰法又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凡三條

公勝子五篇

廣韻一東公字注公又復姓漢書藝文志有公檮子著書又有公勝生著書公勝生見諸子陰陽家應疑即此人

入蟲小有外說

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公勝氏前漢藝文志技巧家有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卷

世系表苗氏出自芉姓楚若敖生鬬伯比鬬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椒字伯棼以罪誅其子賁皇奔晉晉侯與之苗邑因以爲氏河內軹縣南有苗亭即其地也

按此敍于伍子胥之後蓋以世系之言則此苗子似即苗賁皇之後人又自伍子胥至此三家亦蒙上兵法二字

逢門射法二篇

顏氏集注曰卽逢蒙

孟子離婁篇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于是殺羿趙岐注曰羿有窮后

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

世本作篇曰逢蒙作射張澍輯注曰世本言逢蒙作射者蓋作射法也故漢書藝文志兵技

巧十三家有逢門射法二篇顏師古曰卽逢蒙呂氏春秋作蠭門荀子史記皆同莊子作逢

蒙鹽鐵論作逢須惟孟子作逢蒙

史龜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集解曰駰案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門子之巧劉歆七

略有蠭門射法也

本書人表逢門子列第八等下中梁玉繩曰逢門子卽逢蒙又作蓬蒙又作蠭門又作蠭蒙

亦曰逢須亦曰逢蒙子夷羿逢門皆纍殺之賊何以一在第八一在第九當從逢門九等按畧

逢門子注引人表作逢門子狗顏氏據時引亦同今按顏氏讀狗字之上有缺文當以逢門子爲句狗字屬下文也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陰通成未詳

李將軍射法三篇

顏氏集注曰李廣

史本傳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爲

中郎武騎常侍孝景初爲隴西都尉騎郎將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爲上谷太守

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武帝立（按此闕武事見）書見本文爲未央衛尉後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所失亡多當斬贖爲庶人數歲召拜爲右北平太守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沒鏃視之石也因復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從大將軍擊匈奴失道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遂引刀自剄

洪邁容齋隨筆曰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吳楚反時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爲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文獻經籍考射評要略一卷晁氏曰題李廣撰凡十五篇陳氏曰依託也鄙淺無奇

魏氏射法六篇

魏氏未詳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

顏氏集注曰圍郁郅人也見趙充國傳（[illegible]郁郅北地縣也）

本書趙充國傳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

郅王闓成記李廣皆以武勇顯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也師古曰闓爲強弩將軍見藝文志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本書李陵傳陵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也劉攽曰三十弩一弦三十絭一臂皆無此理妄說也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

王氏攷證李廣以大黃射其裨將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晉灼周官五射參連其一也武經總要曰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古者有黃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絞車擘張馬弩之差今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本書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案及武帝省太尉置大司馬以護將軍之護蓋即大將軍也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

案護軍之屬有射師則表所不具蓋猶今之教習也王賀始末未詳其前數家皆稱射法此獨名射書而沿于連弩射法具之後則其書大抵言射具器用製作之程品爲多

蒲苴子弋法四篇

列子湯問篇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張湛注曰蒲且子古善弋射者白孔六帖引此文云蒲且子作蜂門驅也

太平御覽資產部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鳥于百仞之上弓良也高誘注曰蒲且子楚人善弋

射（案此見賈又及今本淮南子無下句又案楚世家有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高注云楚人或水?此爲不知是否卽此弱且子也）

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間曰鑽何以沈鈎致精纖且以飛矰逞巧章懷太子注周禮曰矰矢用弋射（案夏官司弓矢云矰矢茀矢用諸弋射）鄭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

案汲冢竹書中有繳書二篇束晳云論弋射法爲劉班所未見疑卽與此書略同

劍道三十八篇

本書司馬遷傳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古曰劍論劍術之論也（案此三十八篇中當有司馬氏所傳之論）

王氏考證史記序孫吳傳云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日者傳褚先生曰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案功臣侯表高帝時有曲成侯蟲達子捷子皋柔嗣封三代又王子侯表武帝時有曲成侯萬歲中山靖王子）

手搏六篇

本書甘延壽傳延壽爲郎試弁爲期門孟康曰弁手搏也又哀帝本紀贊時覽卞射武戲蘇林曰手搏爲卞角力爲武戲（案前所引甘延壽傳云試卞爲期門是卞與弁同也）刑法志曰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武帝本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

案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案蘇林漢

宋魏初入其注漢書言傳手搏論而釋之必實有所見似劍道手搏兩書皆傳自司馬氏

而手搏一書又從而解釋之索隱又曰何法盛晉書及晉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並云

在趙者名凱則司馬凱所作歟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案此五十七篇不知若干家七略置之于末簡合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者而一之未必

非屬諸技巧也

蹴鞠二十五篇

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記云黃帝也蹴亦蹋也蹋鞠兵勢也

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皆因嬉戲而講習之今軍士無事得使蹋鞠有書二十五篇

劉歆七略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字典城作域李善注引黃帝內傳也三輔黃圖未央宮殿左城右平

注殿階九級中分左右左有齒人行之右則平之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蹴鞠亦有治國之象左城而右平又曰

蹋鞠兵勢也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使其蹋鞠

史記霍去病傳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本書傳注營壘云穿地作鞠室索隱曰鞠以皮為之中實以

毛蹴蹋為戲也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

其材力也若講武

顏氏集注曰鞠以韋為之實以物蹴蹋之以為戲也蹴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也

唐封演聞見記曰打毬古之蹴鞠也漢書藝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音子六反鞠皆

鉅六反近俗聲訛謂踘爲毬亦從而變焉非古也

按陶宗儀說郛有打毬儀一卷蓋權輿于是書

又按兵書略前三種皆各以其時代爲次無章段之可尋唯技巧一篇則有章段凡五自鮑子至苗子四家言技巧之事爲第一段逢門至王賀七家皆言射法及弩射射具等事爲第二段弋法劍道手搏三家言弋射劍術雜藝之屬爲第三段雜家兵法不名一體者七略附之末簡爲第四段蹴鞠一家班氏從諸子中析出移入此篇爲第五段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蹴鞠也按此所載家數缺少二家篇數缺少八篇又脫凡圖之卷數今校定當爲一十六家二百七篇

圖缺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劉本作曰此注二百七十一又當作五百九十二兩注篇數皆不足蓋數禮也按此所載篇數脫上四種共計則有七百九十九篇圖四十四卷然皆非其實今校定實爲五十六家八百八篇圖四十七卷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

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蔣濟萬機論曰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周官大司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國是也然皆輸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禁暴靜亂以清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爭伐尋常不遵凡人殺戮詐而滅仁義盡乃百姓離叛以致于亂

李衛公問對曰微所傳兵家流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以樓船將軍擊南越椎鋒却敵侯武帝元鼎六年三月乙酉封四年元封四年坐爲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

本書功臣侯表將梁侯楊僕二萬個贖完爲城旦僕宜陽人亦見酷吏傳韓非傳